



赎 罪

A T O N E M E N T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赎 罪

A T O N E M E N T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赎罪/(英)麦克尤恩(McEwan, I.)著;郭国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2008.7重印)

书名原文:Atonement

ISBN 978-7-5327-4457-2

I. 赎... II. ①麦...②郭...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632号

Ian McEwan

ATONEMENT

Atonement © by Ian McEw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an McEwan

throug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and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3-044号

赎罪 [英]伊恩·麦克尤恩/著 郭国良/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33,000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4次印刷

印数:26,101-34,100册

ISBN 978-7-5327-4457-2/I·2512

定价:25.00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好好想想，你这样疑神疑鬼是多么的可怕。你凭什么下此断论？别忘了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和时代。你要牢记我们是英国人：我们是基督徒啊。你不妨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对或然性的感悟，你自己对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冷眼旁观。我们所受的教育会叫我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吗？我们的法律会默许这样的暴行吗？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交流具有坚实的基础，每个人都受到左邻右舍的监视，阡陌交通、书刊报纸使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吗？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他们已走到了廊台的尽头；她含着羞愧的泪水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简·奥斯丁《诺桑觉寺》

第一部

第一章

这个剧本，布里奥妮是在两天时间里一气呵成的。那两天里，她奋笔疾书，为此错过了一顿午饭和晚饭。她还设计了海报、节目单和戏票，又把一块可折叠的隔板沿着墙壁斜立起来，作为售票亭；最后，她用红色皱纹纸做了募捐箱的衬里。这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她惟一可做的，就是再三琢磨已经完成了的脚本，并等待远在北方的表姐表弟们的到来。排练时间只有一天。再过一天，她哥哥就要回来了。这部让人时而冒冷汗时而又痛楚绝望的戏，讲的是一个心灵的故事。在台词押韵的序幕中，故事的旨意得到了传达：并非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故事的女主角阿拉贝拉对一个邪恶的外国伯爵不顾后果的爱情遭到了厄运的惩罚——她和意中人一时兴起，私奔到了一个海滨小镇，途中她感染了霍乱。而当她病倒在一个小阁楼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她的爱人，都抛弃了她，就在这时，她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一丝幽默感。与此同时，命运又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遇到了一位贫穷的医生——而他事实上却是一位王子。他隐瞒了自己

的真实身份,专门帮助穷苦人。他治好了她的病。这一回,阿拉贝拉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并得到了命运的回报——她与家人重归于好,并在一个“微风习习和阳光和煦的春日”与她那位医生王子喜结良缘。

塔利斯太太在她卧室的化妆桌边读了七页长的《阿拉贝拉的磨难》,整个过程当中,作者的手臂一直环绕着她的肩膀。布里奥妮仔细地琢磨着母亲的脸色,想要捕捉每一丝转瞬即逝的表情。艾米莉·塔利斯时而紧张,时而窃笑,读完全剧之后,则露出了令人欣慰的笑容,并会意地点头表示肯定。随后,她把女儿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腿上——啊,这个温软的小身体,自打它一出生,她就记得它,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离开母亲,还没有呢——艾米莉说这个剧本太“了不起”了,并马上对着女儿绷紧的小耳朵细声低语,说在那张要贴在剧场入口处的售票亭旁的黑板架上的海报里,她同意引用“了不起”这个词。

布里奥妮当时还不知道,这已经是她这个戏剧最成功的时刻了。其他的设想都只是些白日梦,不能为她带来任何满足,甚至会令她尝到挫折的滋味。夏天的傍晚,当白日已尽,布里奥妮喜欢蜷曲在沙发床上,躲进黄昏美好的余辉之中。这时候,一些清晰而令人渴望的幻想往往会盘桓在她的心中。这些幻想本身都可以算是些短剧,每一个都是围绕着利昂而展开。在有一幕里,当阿拉贝拉感到孤独和绝望的时候,他那张宽大温和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另一幕里,他手拿着鸡尾酒杯,在城里一个时尚温泉池里和一群朋友海阔天空:我妹妹是作家布里奥妮·塔利斯,你肯定听说过她。还有一幕则是:当戏演完,幕布徐徐降下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幕布,不可能有幕布),利昂狂喜地向空中挥拳。布里奥妮的这个剧本实际并不是为她的表姐表弟而写的,而是

为了她的哥哥，目的是欢迎他回来，得到他的赞美，并引导他从一个接一个的不认真的恋爱关系中走出来，找一个能将他劝回到乡下住、并会在婚礼上邀请布里奥妮当傧相的妻子。

布里奥妮是一个非常讲究整齐的孩子。她姐姐的房间乱得像个狗窝：书本不合，衣服不叠，床铺不整，烟灰缸也不倒；而布里奥妮的房间俨然是她遏制恶习的一个圣殿：一个农场模型横放在宽敞的窗台上，里面有常见的动物，它们全都朝着一个方向——面向它们的主人——就好像要突然引吭高歌，连场院里的母鸡也被整齐地关在栅栏中。事实上，布里奥妮的房间是这幢房子的楼上惟一整洁的房间。她那些住在宽敞的模型大厦里的娃娃们，好像接受了一律不准背靠墙的严格命令，一个个规规矩矩，腰杆挺得笔直；她的化妆桌上的那些拇指大的小人们——牛仔、深海潜水员、类人老鼠——都整齐地排列成行，俨然是等待作战指令的民兵。

对小模型的爱好，是崇尚秩序和整洁的人的一个标志。这些人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对一切秘密的酷爱：一个备受布里奥妮珍视的上了清漆的小橱柜里，有一个秘密抽屉。要想打开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巧妙地折弯的棒头，在它上面的一个小按钮上按一下。在这个秘密的抽屉里，藏着一本上了扣锁的日记簿和一个笔记本，本子里的内容是用布里奥妮自己发明的一种神秘符号写成的。一个需要用六位数密码开启的玩具保险箱里，藏着信件和明信片。一个古老的锡制小钱箱被藏在床下一块可移动的地板下面，里面装有保存了四年之久的宝贝，也就是说，从她九岁生日时开始收藏起，它们就在那里了：一个由基因突变而产生的双生橡果，一块黄铁矿，一个用来唤雨的符咒（它是在一个露天游乐场购得的）和一块轻如树叶的松鼠头盖骨。

但无论是秘密抽屉、上锁的日记簿，还是由神秘符号写成的笔记，都不能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布里奥妮根本没有秘密。她对于和谐而有秩序的世界的向往使她不可能做出任何鲁莽的错事。故意伤害和恣意破坏都太无秩序，不符合她的口味，而她的本性里又根本没有冷酷的成分。再者，塔利斯庄园相对与世隔绝，而布里奥妮又是家里惟一的一个未成年孩子，这使她不可能——至少在漫长的暑期——大耍孩子气，与朋友密谋勾结。布里奥妮的生活缺乏乐趣，也没有一点可耻的事，她根本没有秘密可藏。没有人知道她床底下有松鼠头盖骨，压根儿也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一切都没什么可特别苦恼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在事后回顾时，在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时，也许才会如此。

十一岁时，她写了她的第一个故事。那是个模仿了半打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可笑的恋爱故事，由于作者缺乏对世道的洞察而未能得到读者的尊重——这一点，布里奥妮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这第一次笨拙的尝试就让她明白了，想象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一大源泉：她一旦开始写故事，就谁也不能透露。用文字假托思想，这太没把握，太不堪一击，太令人难堪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甚至于在写“她说道”或“那么”的时候，她脸部的肌肉禁不住就要抽搐，觉得自己太愚蠢，竟然表现得好像知道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的心思一样。当她揭示了某个人物的弱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就肯定把自己的缺点给暴露了；读者一定会以为她在写自己呢，因为她对别人的事哪来如此的发言权呢？只有故事写完之后，只有所有人物的命运全有了结局，只有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得到了交待，这样它就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已完成的故事一样——至少在这一点上——布里奥妮才会觉得自己有了免疫力，才会开始在

稿纸边缘的空白上打上孔,用线带把各章节装订好,在封面上画上画,然后,把完成了的作品拿去给妈妈或爸爸(如果他在家的话)看。

她的努力得到了鼓励。其实,当塔利斯的家人逐渐认识到家中这位最小的孩子有个古灵精怪的头脑,并在文字方面颇有天赋时,他们还大加欢迎呢。一个个漫长的下午,她常常是在翻看各种辞典和同义词与反义词词典,于是得以造出了许多荒谬而又让人无法忘怀的句式:一个恶棍藏在口袋里的硬币成了“秘传的”;一个偷车时被逮住的小流氓“不知羞耻、自我辩白”地哭着;一位骑在纯良种马上的女豪杰作了一次“仓促”夜旅;国王皱纹深深的额头成了生气的“象形文字”。家里人鼓励布里奥妮在藏书室里朗读她的故事。她在朗读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勇敢,用空着的那只手做一些大幅度的手势,在抑扬顿挫间弓起眉毛。在朗读的过程中,她会低头看一下书页,然后迅速抬起头,将眼光——定格在每个人的脸上,毫无歉疚地要求家人在她施展叙事魔力时集中全部的注意力,而她的父母和姐姐对这个平时文静的女孩此刻的表现感到惊讶。

即使没有家人的关注和激赏,布里奥妮也不可能放弃写作。与许多前辈作家一样,她渐渐意识到并非所有的赞誉都对她有所裨益。比如,姐姐塞西莉娅的热情似乎就有点夸张,也许带点恩赐的意味,而且咄咄逼人。她要布里奥妮把每一个装订好的故事编入目录,陈列到藏书室的书架上去,把它们放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昆吐斯·德尔图良^①作品之间。也许塞西莉娅只是说着玩的,布里奥妮根本就没当

① 古罗马帝国时期北非杰出的基督教作家,基督教文坛上的奇才,对教会神学具有深远影响。

回事。她已踏上正途,而且在其他层面上获得了满足。写故事不仅要与秘密打交道,而且还能把世界变成一个缩小的模型,这当然能给她很多乐趣。短短五页稿纸就能造就一个世界,这比缩小的农场模型可有趣得多。半页稿纸里就能包含一个被宠坏了的王子童年,一个节奏强劲的句子就可以表达在月夜穿过沉睡的村子的情景,简简单单一个词——眼眸一瞥——就能表明主人公已坠入了爱河。布里奥妮最近完成的一个故事,是如此充满生命力,拿在手稿中的稿纸仿佛都鲜活地在颤动。同时,她对于条理的喜爱也得到了满足,因为一个无序的世界完全可以在写作中条理化。比如,女主人公人生中的一大危机可以和冰雹、狂风和雷电相伴相生,而婚礼喜庆时则往往风和日丽。布里奥妮对秩序的喜好也催生了公正原则,死亡和婚姻成了家政的主动力: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而婚姻是一份报答,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布里奥妮为利昂回家而写的剧本是她向戏剧迈出的第一步,她觉得这一过渡并不艰难。在剧本里不用再写“她说”这样的词句,也不用描写天气、春天的来临或女主人公的脸蛋,这对布里奥妮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她发现,美只是一条窄窄的光谱带,而丑却形态万象。把一个广阔的世界压缩成口头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整理,而经过整理的世界几乎颜色尽失,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点,每一个句子都极富感情,为此,感叹号是不可或缺的。《阿拉贝拉的磨难》也许是一个情节剧,不过它的作者当时还没听说过这一术语呢。这个剧本并不是要博人一笑,而是旨在引起读者的惊骇,随之让他们如释重负,最后给他们以教益。布里奥妮为此剧所作出的天真而巨大的努力——海报、戏票、售票亭——使她特别不能承受失败的打击。她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阿拉

贝拉的磨难》写成另一个故事，而不是一部剧本，来欢迎利昂，但表姐表弟们要从北方来的消息促使她跃入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十五岁的罗拉和九岁的双胞胎杰克逊和皮埃罗被一场苦涩的家庭内战造就成了“难民”。这事本该对布里奥妮有更大的心理影响。她曾听到妈妈指责自己的妹妹埃尔米奥娜冲动行事，慨叹这三个孩子的处境，并谴责妹夫塞西尔的过分温顺和逃避行为——为了能得到安宁，他逃到牛津的万灵学院去了。布里奥妮曾听妈妈和姐姐分析过这场“内战”最新的种种曲折和伤害，进攻和反攻，并知道表兄弟们来她们家住，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可能长达一个学期。她也听说家里的房子多住三个孩子是绰绰有余的，昆西家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同时来探望孩子，必须保证不把他们的争吵带到塔利斯家来。布里奥妮的卧室旁边的两间房间已经打扫干净，换上了新的窗帘，家具也从别的房间搬了进来。本来，布里奥妮也要参加准备工作的，但正赶上她写作热情高涨的那两天，她还得忙布置“剧场”入口那一通事，所以就没有参加。她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离婚是种灾难，但她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合适的写作主题，对这事也没多加考虑。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世俗的解散，是无可逆转的，所以并没有为讲故事的人留下多少发挥的空间：它属于无序的领域。结婚——更确切地说是婚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井然有序，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而且有着盛大的仪式和宴会，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美妙的婚礼还暗示着性极乐，这对布里奥妮来说还无法想象。在乡村小教堂和城市大教堂的走道上，在亲人好友的见证称许下，

她的男女主人公天真地抵达了他们人生的顶峰,再也不需要继续向上走了。

如果离婚代表了婚礼的令人不齿的对立面,那么,它可以被轻易地抛到天平的另一个秤盘里,与背叛、邪恶、偷窃、攻击和谎言为伍。然而,它却展示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乏味复杂生活的不光彩的面目,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被布里奥妮考虑为写作主题,就像她不会去考虑“重整军备”、“阿比西尼亚问题”或“种花技巧”一样。当经历了整个星期六上午的漫长等待,布里奥妮终于听到车轮碾过卧室窗下细石子路时,她一把抓起剧本,冲下楼去,穿过大厅,闯进正午明亮炫目的阳光里,向车子里守着行李抱成一团的小客人们喊道:“你们的角色我全都写好了!明天首演,五分钟后排练!”小客人们被她的话惊呆了,而布里奥妮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她不顾别人,而是高度集中的艺术志向使然。

很快,她的母亲和姐姐来给小客人们作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时间安排。三个赤黄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小孩被带去看了他们的房间,哈德曼的儿子丹尼把他们的行李提上了楼。接着,他们被安排去厨房喝香料甜酒,参观整幢房子,在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在南花园葡萄藤下享用午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艾米莉和塞西莉娅一直喋喋不休,这使客人本应有的轻松感荡然无存。布里奥妮知道,如果她行了两百里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宅邸,那么,精明的问题和滑稽的悄悄话,以及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告诉她可以自由选择,定会让她深感压抑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独处。不过,昆西家的孩子使出浑身解数,假装很开心,假装很自在。这对于《阿拉贝拉的磨难》来说,倒是个好兆头:如果他们三个明显有假装的本领,那么,尽管与将要扮演的角

色毫无相似之处，也定能演好戏。午饭前，布里奥妮一个人溜进了空荡荡的彩排室——原来的婴儿室——在涂了漆的地板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各个角色的人选。

显而易见，像布里奥妮一样有着一头黑发的阿拉贝拉，她的父母是不可能没有雀斑的，她不会和一个有雀斑的外国伯爵私奔，不会向一个有雀斑的酒馆老板租一间阁楼房，不会爱上一个有雀斑的王子，更不会在一群有雀斑的人面前由一个有雀斑的牧师主婚。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凑合一下了。她表姐表弟的头发颜色太鲜亮了，简直像是荧光色，藏都藏不住。布里奥妮只能这样想了：阿拉贝拉没有雀斑，这是一个“象征”——要布里奥妮写起来，可能又要变成“象形文字”了——象征着她的不凡。尽管她穿行于一个污点斑斑的世界，她纯净的精神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此外，陌生人无法区分开来的两个孪生兄弟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邪恶的伯爵和英俊的王子能长得如此相像吗？而且……他们俩能和阿拉贝拉的父亲和主婚的牧师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吗？假如叫罗拉演王子行吗？杰克逊和皮埃罗这两个小家伙，看上去急不可耐。他们倒是那种你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小男孩。可他们的姐姐肯扮演一个男人吗？她有着一双绿眼睛，一张很骨感的脸；她面颊消瘦，沉默里有一种冷漠，透出一股倔强的意志和暴躁的脾气。也许，只要向罗拉一提起演男角的可能性，就会引发一场危机。再说，杰克逊在吟诵祝福词的时候，布里奥妮真的能在圣坛前与罗拉执手相望吗？

直到下午五点钟，她才能把演员聚集在婴儿室里。她把三条长凳排成一行，自己则挤进一张婴儿吃饭用的旧高脚椅——这个属于艺术

家的不羁举动使她有了网球裁判员那样的高度优势。双胞胎兄弟在游泳池里闹了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终于不太情愿地来了。他们光着脚,上身穿了背心,游泳裤上的水不停地往地板上滴着。水还从他们乱蓬蓬的头发里流到脖子处,两个人都冷得发抖,正哆嗦着膝盖来保暖。长时间泡在水里使他们的皮肤发白起皱,在婴儿室相对较弱的光线里,他们的雀斑看起来黑黑的。他们的姐姐坐在他俩中间,左腿架在右膝盖上,看上去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她洒了很多香水,换了一件绿格子的棉布裙子,以弥补皮肤的颜色。她脚上穿着凉鞋,戴着一条脚链,脚趾上涂着朱红的趾甲油。一看到这些脚趾甲,布里奥妮不由得倒抽一口气。她马上认定,决不能叫罗拉来扮演王子。

每个人都坐好了,剧作家准备发表一个小小的讲话,概括性地介绍一下这个戏的情节,并指出,明天晚上,他们将在藏书室里对大人献演,以唤起演员们的激情,但她还没开口,就让皮埃罗抢了先。

“我讨厌戏剧,讨厌这种玩意儿。”

“我也讨厌,我不喜欢化装。”杰克逊也说。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区别双胞胎的办法:皮埃罗的左耳垂少了三角形的一块。据说这是他三岁的时候惹怒了一条狗后留下的结果。

罗拉的眼睛瞥向别处。布里奥妮理论道:“你们怎么可以讨厌戏剧呢?”

“纯粹是卖弄而已。”皮埃罗在陈述这不言而喻的真理时耸了耸肩膀。

布里奥妮知道他说得在理。而这一点正是她自己喜欢戏剧(至少

是她自己写的戏)的原因。她认为每个人都会欣赏她的才华。水从两个男孩子的椅子上往下滴着,慢慢渗进地板缝里。望着他们,布里奥妮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她的抱负。她原谅了他们,宽恕使她的语气温和下来。

“难道你们认为莎士比亚也是在卖弄吗?”

皮埃罗的目光掠过姐姐的膝盖,朝杰克逊看去。这个挑战性的名字带着一丝经院气息和老成持重,他感到隐隐有点熟悉。但双胞胎都在对方那里找到了勇气。

“人人都知道,他就是在卖弄。”

“就是。”

罗拉开始说话的时候,先是面朝着皮埃罗,说了一半的时候,又转向杰克逊,然后才把话说完。在布里奥妮家,塔利斯塔太从来没有任何话需要同时对两个女儿讲。现在布里奥妮看到了罗拉是怎么做的。

“你们乖乖地演戏,否则就要挨打了,而且我还要去告诉爸爸妈妈呢。”

“如果你打我们,我们才要去告诉爸爸妈妈呢。”

“乖乖演戏吧,否则我就去告状。”

罗拉的威胁被两兄弟讨价还价了一番,但并没有失去它的威力。皮埃罗咬着下嘴唇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演呢?”这句问话里已经包含了让步的意思。罗拉试图把他粘在一起的头发揉松。

“还记得爸爸妈妈的话吗?我们是这里的客人,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怎样做?你们说,我们必须怎么做?”